

中东社会转型中的非阿拉伯因素

从犹太“岛民文化”透析巴以冲突*

冯基华

摘 要：犹太人在近 2000 年饱受磨难的流散生涯中形成的“岛民心态”和“岛民文化”，长久以来影响着犹太人的安全观与生存观，导致以色列政府在阿以冲突问题上过于敏感和偏执，始终坚持强硬立场，使其一次次错失和平良机，并在中东乃至国际社会陷入孤立境地。“岛民心态”和“岛民文化”决定了中东和平进程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

关键词：岛民心态；岛民文化；安全观；巴以冲突

作者简介：冯基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副研究员，北京大学希伯来与犹太文化研究所特约研究员。（北京 100007）。

文章编号：1673-5161（2012）05-0018-13 中图分类号：D815.4 文献标识码：A

* 本文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自 2010 年底以来，中东各国相继爆发了要求改善民生、进而扩大民主的政治运动，其中夹杂着程度不同的暴力冲突，使局势急剧动荡，一时成为世界媒体及各国专家学者关注的焦点，以往的中东热点话题阿以冲突似乎被边缘化。2011 年 11 月 8 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发表的关于伊朗核问题的报告 一石激起千层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报告指出：有“可靠迹象”证明，伊朗拥有研制核爆炸装置的计划；伊朗有瞒报核活动的现象，伊朗没有按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要求中止重水反应堆 IR - 40 的建造；对国际原子能机构要求其提供进一步资料，伊朗也没有做出实质性答复。见方祥生：《伊核报告：伊朗试图发展核武》

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1-11/10/c_122259234.htm?prolongation=1

浪，在中东引起轩然大波，使持续了近 10 年的伊核危机进入新一轮紧张状态，西方国家纷纷对伊朗实行新一轮制裁，以色列对此更是反映强烈，声称“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媒体多次披露以色列要对伊朗核设施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还进一步“放大”以色列人的压力，甚至拿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犹太人的遭遇作类比，指责美国 1944 年拒绝空袭位于波兰境内的奥斯维辛集中营，导致大批犹太人死于纳粹的屠刀之下。尽管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认同以色列的立场，不会坐视伊朗拥有核武器，表示支持以色列自卫的权力，将在必要时毫不犹豫地发起军事行动。但奥巴马认为军事行动是最后选择，外交途径仍是美国首选方案。内塔尼亚胡总理对此表示：“为了遏制伊朗的核计划，以色列无法再给外交和制裁努力太多的时间，以色列必须有能力靠自己的力量在任何威胁下保卫自己。在安全问题上，以色列有权自己做决定”。不仅如此，以色列军方已经制定了周详的作战计划，还对拟定的多个打击目标进行了实兵演练。一些专家认为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的可能性很大，但有一个“临界点”，在“死亡威胁”出现之前——即伊朗研制出核武器之前，采取军事行动，摧毁伊朗核设施，消除隐患。除此之外，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激进组织领导人的清除行动也引发令人巴以新一轮的流血冲突。

对于以色列在伊朗核问题上的过激反应以及在巴以冲突问题上的强硬立场，此前有学者认为这是民族沙文主义的表现，也有的学者认为这是“病态的不安全感”。但我更愿意从犹太人的流散、生存、发展的历史和政治文化的层面，从犹太“岛民心态”与“岛民文化”的视角，解读以色列在伊朗核问题和阿以冲突问题上过于敏感和偏执的心理。所谓“岛民心态”与“岛民文化”是特指犹太人在流散时期产生的并延续至今的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现象。如果说“岛民文化”是一种相对“稳定”的社会文化现象，那么“岛民心态”则是与之对应的“动态”的心理状态和表象，是对具体事件的即时反应；而“岛民文化”

新华社：《以媒体不满奥巴马“缓战论”》，2012 年 3 月 7 日，
<http://world.people.com.cn/GB/157278/17320166.html>.

《以色列高官称必须做好伊朗核问题会谈失败准备》
<http://hi.people.com.cn/GB/n/2012/0307/c231187-16820851.html>.

赵克仁：《以色列犹太民族心态探析》，载《世界民族》，1995 年第二期。

“Why was the Jews hated throughout Europe?”
<http://www.historum.com/showthread.php?t=8337&page=3>, and Major General Martin Goldman,
<http://www.tourofdutyinfo.com/Character-bios/Martin-Goldman.htm>. 另参见：冯基华著《犹太文化与以色列社会政治发展》第一章，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

则是“岛民心态”不断发生、重复并长期积淀后形成的相对固化的社会文化形态。客观地讲，从犹太“岛民心态”到“岛民文化”(孤岛文化)，逐渐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积淀和文化氛围，不仅长期作用于历史上犹太民族的发展，还深深影响着现、当代犹太人特别是以色列犹太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由此形成的犹太人的安全观与生存观对阿以冲突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岛民文化”与犹太人的安全观

犹太民族是一个特殊的民族，既有 4000 多年绚丽的文明史，又有着饱经磨难的流散史。犹太人主要经历了三次大流散，即巴比伦之囚时期、希腊化时期的两次流散和第二圣殿被毁之后的大流散时期。从那时起，“犹太历史不再是统一的犹太民族史，而是分散在世界各地的犹太社团史”。犹太人在流散中饱经蹂躏，并一次次陷入绝望的境地。这些悲惨遭遇导致犹太人的内心世界以及看待外部世界的“心境”都发生了特有的变化。

犹太“岛民心态”正是犹太人面对外界的歧视、迫害和不幸遭遇时的一种动态的、即时心理反应。如果仅仅面对某种孤立事件，这种反应可能不会持续太久，但是当迫害或不幸遭遇再次发生和不断发生时，这种即时心理反应就会不断重复和积淀。犹太人从最初的惊恐万状、不知所措，过渡到为求生存自保所采取的应对态度和行为举止等逐渐“模式化”(相对固化)，这便是我们所称的“岛民文化”。而一旦从即时“岛民心态”反应，逐步演进成为“岛民文化”时，它不仅不会很快消失，相反将会长期作用于犹太社会。正是犹太人的苦难生活经历和“岛民文化”的积淀，影响了犹太人，使其缺少安全感。这一点可以从犹太人在“逾越节”诵读的《逾越节哈加达》中得到证明：“不止一个敌人起来要毁灭我们，祖祖辈辈多少代以来，人们都要起来将我们消灭。”这段

王京烈：《马克思主义关于识别民族运动的标准兼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载《西亚非洲资料》1987 年第 1 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刊印。

《逾越节哈加达》(Passover Haggadah)是由犹太教讲解《旧约圣经》中的各种传奇、逸事、历史、民俗故事和叙述性的布道两部分内容组成，初期只是口头传颂。《哈加达》的基本内容约在公元 2 世纪固定下来，最早的单行本出现于 8 世纪，逐渐成为传播犹太教传统、向犹太儿童进行犹太史教育的文化读本，是犹太经典《塔木德》中的一部分。

<http://scheinerman.net/judaism/pesach/haggadah.pdf>. and

<http://www.science.co.il/jewish-holidays.asp>.

Passover Haggadah, p.6-7. <http://scheinerman.net/judaism/pesach/haggadah.pdf>.

诵词充分表现出犹太人内心的不安与过度敏感，甚至认为所有非犹太人都与犹太人为敌，欲将其置于死地。年复一年不断重复的诵读无疑在潜移默化中加深了犹太人内心的不安与恐惧，也在犹太人与非犹太人之间树立起虽是无形但却极其厚重的“隔离墙”，使犹太人孤立于其他民族，长久生活在其“封闭”的精神世界的“孤岛”中。即便是当代的美国犹太人，也同样有着这样的心态。众所周知，美国犹太人掌控着美国乃至世界的金融、经济、媒体等领域，是一个极具影响力、充满自信、成功的族群，影响着美国内外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尤其是对以色列的政策。然而，大多数犹太人却认为“他们在美国是一个松散的、有着同样起源的、与世隔绝的、容易受到伤害的族群”。这是“岛民心态”在作祟，充分体现了“岛民文化”对犹太人的影响。

已经长期生活在和平环境且极具影响力的美国犹太人尚且如此，更不用说长期处在阿拉伯世界包围中的以色列犹太人了。由于与阿拉伯国家长期对峙，使其十分担心国家安全与自身安全。以色列政府认为，“每时每刻都不能忘记以色列的安全，不同于世界上任何国家，它不是主权和边界问题，而是生存问题，不仅是以色列人，而且是全世界的犹太人能否生存的问题。”为了保卫国家，以色列的军事战略思想是：御敌于国门之外，力争在战事爆发时将战火烧到敌方的领土上，通过战争获取更多的土地。因此，长期以来安全问题一直是以色列外交政策的核心，强大的军事力量是其生存与安全的保障。

以色列建国后先后与阿拉伯国家打了5场中东战争，期间大大小小的地区冲突不断。这些冲突延续了60多年，至今仍未结束。如果说在大规模移民巴勒斯坦初期，许多犹太人为自己的到来扰乱了当地人的生活而怀有负罪感，希望能与阿拉伯人和平相处的话，那么当流血冲突和战争频繁爆发之后，犹太人不再有这种负罪感，他们转而采取更为残酷的打击来报复对手。以色列政府曾以打击恐怖主义、保护自身安全利益为借口采取了一些所谓“先发制人”的行动，从铁拳政策、暗杀、“定点清除”到屠村（戴尔亚辛、卡纳村等）。近年来以色

J.J. Goldberg, *Jewish Power---Inside the American Jewish Establishment*, 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 INC. p5.

杨曼苏主编，《以色列—谜一般的国家》，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44页。

1948年戴尔亚辛大屠杀中有200多巴勒斯坦平民被杀害，黎巴嫩卡纳村民从1996年到2006年10年中蒙受了两次杀戮，第一次有100多人、第二次有50多人被杀害。

<http://www.deiryassin.org/>;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1525271/The-children-went-to-sleep-believing-they-were-safe.-And-then-Israel-targeted-them-as-terrorists.html>

列还采取一些重要的军事行动，如 2006 年 6 月入侵加沙的“夏雨行动”；同年 7 月发动的“以黎战争”；11 月又对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发动“秋云行动”；2007 年 9 月对叙利亚德尔祖尔地区采取代号为“果园行动”的空袭；2008 年岁末 2009 年初，以色列发动了代号为“铸铅行动”的加沙战争；2012 年 3 月 9 日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再次发生冲突，起因是以色列对激进组织人民抵抗委员会领导人左哈尔的定点清除。这一系列军事行动加剧了阿、犹两民族的仇恨，使暴力升级。战争使人心灵扭曲，而“岛民文化”的影响更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二、“岛民文化”使以色列一再错失和平良机

“岛民文化”如同一个硬币的两面，使以色列犹太人既具有极强的民族优越感——“上帝特选子民”，同时也兼具极强的自卑感和封闭性。“岛民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危机意识，危机意识可以激励一个人或一个民族奋进、拼搏的精神，起到警示和激励作用。正是在这种精神激励下，以色列成为中东地区最具活力和创新力的社会经济体。但我们同时还必须看到，“岛民文化”使犹太人孤立于其他民族之外，在缺少安全感的惶惶不可终日状态下，为了在逆境中生存，犹太人不得不全力以赴“背水一战”，“岛民心态”负面发展的极端表象就是“极端民族沙文主义”。以色列虽是一个法治国家，但极端民族沙文主义形成的某种“凝集力”和“社会冲动”会削弱法制的力量，直接影响政治领袖的决策。在阿以冲突中，过度的战争行为、滥杀无辜等受到“极端民族沙文主义”的掩盖和保护，国家和政府丧失了对是非的判断，丧失了正义性和对善恶的判断，对以色列犹太民族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同时也极大地伤害了其他民族，使其陷入苦难的深渊。

纵观阿以冲突发展进程，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随着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不断增长，以色列由初期的弱势地位逐渐向强势地位转化。上世纪 70 年代末期，随着阿拉伯统一抗以阵营瓦解，以色列在阿以冲突中处于主导地位，主导着冲突的发展进程。处于

Modern Israel and the Israeli-Palestinian Conflict-A brief history.
<http://mideastweb.org/briefhistory-Oslo.htm>.

Operation Autumn Clouds. [http://en.wikipedia.org/wiki/Operation_Autumn_Clouds_\(2006\)](http://en.wikipedia.org/wiki/Operation_Autumn_Clouds_(2006)).
Operation Orchard. http://en.wikipedia.org/wiki/Operation_Orchard.

“Israeli strike kills Gaza militant leader”, <http://www.egyptindependent.com/node/703836>.

弱势地位的巴勒斯坦尽管在巴以和谈中也不愿做出更多让步（其实巴方已没有什么好让的了），但它并不能主导和平进程。虽然实现和平的主动权掌握在以色列人手里，但以色列政府历来坚持强硬立场，在扩建犹太定居点和归还被占领土问题上寸步不让。加之深受“岛民文化”影响的极端右翼势力屡次阻挠巴以和谈，使以色列政府一次次错失与巴勒斯坦和解的机会。

进入八十年代，以色列解决了自身的生存问题并步入富足型社会，国内政治也从战时政治时期进入“走向和平政治时期”，这一时期希望与阿拉伯邻国和平相处的呼声越来越高。曾获诺贝尔和平奖的以色列总统佩雷斯指出：“如果我们不把充分的平等交给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的伙伴，我们能否取得充分的安全，我觉得是令人怀疑的。限制另一个民族的自由，就等于限制我们自己民族的安全。我们离开‘为奴之家’并非是为了建设另一个‘治人之家’。强调道德和容忍多元化是犹太民族未来生存的一个基本条件。”曾指挥千军万马夺取了许多阿拉伯人土地的前总理拉宾最终也认识到，只有和平才是唯一的出路。拉宾还勇敢地承认，“我们回到的不是一块没有人民的土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和平主义思潮，反对民族扩张主义和极端民族沙文主义，积极支持巴以和谈。

1992年拉宾执政后，接受“以土地换和平”原则，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和平进程的内外政策：冻结在被占领土上修建新的定居点；承认戈兰高地的主权属于叙利亚；解除与巴解组织接触的禁令，允许巴以高层人员往来。还签署了一系列和平条约：以色列与巴解组织1993年签署《奥斯陆协议》和《巴勒斯坦临时自治安排原则宣言》，1994年签署实施加沙——杰里科自治的《开罗协议》；以色列与约旦1994年签署《华盛顿宣言》，并建立了外交关系等。这些重大举措有利于阿以双方的和解，推动了中东和平进程向前发展。然而，以色列右翼势力积极推行“大以色列计划”，坚决反对归还部分被占领土，并采取极端手段阻挠和平进程的步伐。1994年2月25日，以色列右翼势力制造了易卜拉欣清真寺惨案，给和平进程蒙上阴影；1995年11月4日，总理拉宾在特拉维夫遭

冯基华著：《犹太文化与以色列社会政治发展》，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74页。

系指两千多年前摩西率众逃离法老的奴役，离开埃及前往迦南。

[以色列]西蒙·佩雷斯著，高秋福等译：《新创世纪》，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46～151页。

1995年10月5日，拉宾在议会的讲话。

刺杀，倒在了通往和平的路上，和平进程戛然而止。

巴拉克执政期间，在美国总统克林顿的积极斡旋下，中东和平进程重新启动。虽然困难重重，但得到了各方的积极响应。叙利亚总统阿萨德表示，他将在恢复谈判的条件上采取灵活态度，原则上同意在部署国际部队的前提下，以色列分阶段从戈兰高地撤军，阿拉法特表示愿意在实施怀伊协议方面迅速推进。2000年巴拉克与阿拉法特在戴维营进行最终地位谈判，并做出很大让步。为阻止巴以谈判，9月沙龙强行闯入阿克萨清真寺，引发了巴以大规模流血冲突，重新唤醒、激发了犹太人的“岛民心态”，民众的情绪严重右倾，和平谈判被淹没在爆炸与硝烟中。

2002年沙特阿拉伯在贝鲁特峰会上提出“阿拉伯和平倡议”，并获得通过，会后发表了《贝鲁特宣言》。宣言要求以色列全面撤出1967年以来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接受在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拥有主权的独立巴勒斯坦国；根据联合国大会第194号决议和有关国际准则，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难民问题；在此基础上，阿拉伯国家将结束阿以冲突，并在全面和平框架内发展双方的正常关系。2005年3月阿盟第十七次首脑会议再次确认了《贝鲁特宣言》的原则。这是阿拉伯国家的集体决定，阿拉伯人主动向以色列伸出橄榄枝，表示承认以色列，愿意与其达成和解协议。但是，由于对安全问题的过度担忧，以色列一再拒绝接受阿拉伯国家的建议，拒绝归还1967年战争以来占领的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阿拉伯领土，拒绝巴勒斯坦难民回归以色列。在“岛民心态”作用下以色列错失与阿拉伯国家和解的良机。

尽管以色列政府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始终持强硬立场，但迫于其盟友美国和国际舆论的压力，也不得不坐下来与巴解组织谈判。2002年沙龙接受了美国提出的“路线图”计划，首次同意允许巴勒斯坦在不明确边界的范围内建国，国土面积包括约旦河西岸40%和加沙地带75%的土地。2005年6月，沙龙冲破重重障碍，在议会通过了“单边撤离计划”。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正当人们对“单边撤离计划”翘首以盼的时候，沙龙突然中风。2006年沙龙的继任者奥尔默特执政后着手实施沙龙的“单边撤离计划”，积极推进巴以和谈，还在土耳其斡旋下与叙利亚谈判归还戈兰高地等问题。这些和平行动遭到来自右翼势力的强烈反对，使奥尔默特政权陷入危机，他本人随后辞去总理职务，巴以和谈再次陷

李新：《以色列极右翼势力抨击沙龙巴勒斯坦建国计划》，2002年12月5日。
http://www.chinadaily.com.cn/gb/doc/2002-12/05/content_30378.htm.

入停滞状态。

2009年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职后，积极推动以巴和平进程。2010年9月初以巴双方在华盛顿重启和平谈判，但因以色列拒绝在犹太定居点建设问题上做出妥协而搁浅。2011年5月19日，奥巴马宣布中东新政策，要求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在1967年战争前的边界线内建国，这是美国对中东和平政策的重大变化。以色列政府对此建议表示强烈不满，拒绝接受此方案。内塔尼亚胡总理认为，不能牺牲以色列的生存权换取巴勒斯坦建国，此建议将置以色列于“完全不设防”安全态势。美国的方案得到包括阿盟在内的国际社会的普遍支持，而以色列的断然拒绝使其与和平再一次失之交臂。

三、“岛民文化”的阴影使以色列陷入孤立境地

毫无疑问，以色列在中东和平进程中顽固坚持强硬立场与自身实力增长后“民族沙文主义”恶性膨胀、试图凭借实力掠取更多利益等不无关系，然而“岛民文化”更是长期难以冲破的阴影。以色列在巴以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不仅使其一再错失与阿拉伯人的和解机会，还使其不断失去在中东地区的合作伙伴，遭到包括欧美在内的国际社会的诟病，陷入孤立境地。在和平进程初期，在美国的积极斡旋下，以色列政府先后与埃及、约旦达成和解并建立外交关系，并一度与土耳其结成战略伙伴关系，叙以、黎以关系也有所松动。然而，由于以色列顽固坚持强硬立场，使巴以和谈久拖未决，这些国家与以色列的关系也逐渐趋冷。

自七十年代末以色列同邻国埃及实现全面和解以来，两国始终保持“冷和平”状态。以埃和解消除了以色列在西部以埃边界地区的后顾之忧。然而，自埃及政治动荡穆巴拉克下台后，埃及国内伊斯兰极端宗教势力上扬，民众反以情绪高涨。据民意调查显示，约超过50%的民众要求取消1979年与以色列签订的和平协议。新政府上台伊始即采取了开放拉法口岸等措施，使哈马斯的生存环境有所改善，伊朗军舰三十年来首次获准通过苏伊士运河进入地中海，以色

《奥巴马呼吁以同意巴勒斯坦建国 以强烈不满》，2011年5月20日。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1/05-20/3055269.shtml>。

“Poll: More than half of Egyptians want to cancel peace treaty with Israel”
<http://www.haaretz.com/news/diplomacy-defense/poll-more-than-half-of-egyptians-want-to-cancel-peace-treaty-with-israel-1.358107>。

列对此深感担忧。不仅如此，以埃关系由于以色列误杀多名埃及警察而进一步恶化。2011年8月18日以色列南部连续发生数起袭击事件，多辆公交汽车、军车和私家轿车遇袭，造成7人死亡，数十人受伤。随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起空袭，并越界追杀哈马斯武装分子。以色列军队在越界追捕哈马斯武装分子时，还错杀了数名埃及警察。这一事件给以色列带来恶劣影响，使埃以关系更加恶化。埃及不仅要求以色列向其道歉，还撤回了埃及驻以色列大使。首都开罗和亚历山大相继爆发反以示威游行，愤怒的群众将以色列驻埃及使馆团团围住，焚烧以色列国旗，高呼反以口号，要求驱逐以色列大使。阿拉伯国家媒体也纷纷发表评论文章，埃及《共和国报》载文认为：以色列在其当前极端主义和种族主义政府的领导下，埋葬了所有的和平倡议，坚持侵略政策，这不仅损害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稳定，也损害了整个中东的稳定。沙特阿拉伯《半岛报》发表评论：“一个人无论被压迫多久，他终有一天会站起来并夺回自己的权利。从沉默到逐渐觉醒的过程中，被压迫者必将采取一系列行动警告、打击压迫者，以争取他们的权利”。

约旦是以色列的另一邻国，在阿以冲突中，约旦与以色列的关系比较微妙。一方面他们是敌对国家，在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中，约旦是与以色列交战的五个阿拉伯国家之一，约以边界流血冲突时有发生；另一方面犹太人在建国前就与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一世联系，谋求约旦对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家园的支持。约旦是试图最早与以色列单独媾和的阿拉伯国家。中东和谈开始后，约旦又是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的国家。九十年代后约以关系从秘密走向公开，并于1994年两国建立外交关系。但由于以色列的强硬立场，使侯赛因国王饱受国内各界的批评，约以关系趋于冷淡。

从历史的层面上看，土耳其人与犹太人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只是随着阿以矛盾的起伏，以色列同它的近邻土耳其的关系经历了从蜜月时期 冷淡时期 恢复与发展时期 冷淡时期的这样一个变化过程。土耳其是中东地区最早

耿学鹏：《以色列南部发生数起袭击事件至少7人死亡》，2011年8月19日。
<http://world.people.com.cn/h/2011/0819/c226638-822702474.html>.

Ali Abdel and Mohsen, “Egyptians protest at Israeli embassy, call for ambassador's expulsion”, <http://www.almasyalyoum.com/en/node/487802>.

“Editorials in Arab Press Justify Eilat Attacks”,
<http://www.memri.org/report/en/0/0/0/0/0/5585.htm>.

“Editorials in Arab Press Justify Eilat Attacks”, <http://www.memri.org/report/and/en/0/0/0/0/0/5585.htm>.

承认以色列并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伊斯兰国家，冷战结束后土以关系进一步发展，双方有着密切的政治、经济、军事合作，土以两国签署了涉及安全合作、反恐怖和在中亚进行合作的方案。1996年2月土耳其又与以色列签署了军事训练合作协定，这是土耳其第一次正式与非穆斯林国家进行军事合作。1998年1月7日土、以、美在地中海举行了联合海、空军事演习，加强了土以战略联盟。不仅如此，土耳其还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2009年初在土耳其的积极斡旋下巴以重启直接谈判。然而，在阿以关系严重对峙和尖锐对抗的背景下，土耳其政府又不得不淡化同以色列的关系。土耳其政府不仅在巴以问题上对以色列进行严厉谴责，还拒绝以色列空军参加北约与土耳其在2009年10月举行的“安纳托利亚之鹰”联合军事演习。在以色列海军2010年5月袭击了向加沙地区运送物资的国际救援船队、打死8名土耳其人和1名美籍土耳其人之后，以色列拒绝向土耳其道歉和对遇难者家属给予赔偿，以土关系恶化。联合国对这次袭船事件进行调查，2011年9月发布的联合国调查报告认为，以色列封锁加沙并拦截救援船队是合法的，只是在袭击中“过度并不合情理”地使用了武力。土耳其对该报告表示不满，要求以色列政府道歉。然而，以色列再次拒绝这一要求，这进一步激怒了土耳其，土以关系进一步恶化。土耳其政府宣布土耳其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降至二等秘书级别，以色列驻土耳其大使等三名外交官被驱逐；暂停双边军事、贸易协议；要求国际法庭审查以色列对加沙封锁的合法性；准备派遣军舰前往东地中海，为前往加沙的国际救援船队护航；全力支持巴勒斯坦要求加入联合国的请求。

在巴勒斯坦方面，以色列的谈判伙伴法塔赫多年来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始终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似乎也失去了与以色列单独谈判的耐心。为寻求外交突破，2011年9月23日阿巴斯向联合国递交了入联申请，要求联合国接纳巴勒斯坦为正式成员国。虽然在法塔赫的积极斡旋下，有122个国家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但终因美国和以色列的强烈反对使巴勒斯坦入联梦想落空。然而，同年10月31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却批准接纳巴勒斯坦成为第195个

《以军向国际救援船队开火致多人死伤 一些国家予以谴责》，

http://news.xinhuanet.com/2010-05/31/c_12163844.htm.

http://articles.cnn.com/2011-09-09/world/turkey.israel.qa_1_turkish-israeli-israel-and-turkey-mavi-marm_ara?s=PM:WORLD.

http://articles.cnn.com/2011-09-09/world/turkey.israel.qa_1_turkish-israeli-israel-and-turkey-mavi-marmara?s=PM:WORLD.

成员国，这是巴勒斯坦以正式成员国身份加入的首个联合国机构。

在埃及的积极斡旋下，法塔赫与哈马斯达成和解协议，成立了由独立人士组成的巴勒斯坦过渡政府，一年后举行议会选举。法塔赫和哈马斯达成和解协议，当即获得国际社会的普遍欢迎。而以色列政府则不愿意看到两派和解，声称这是“对和平的沉重打击和恐怖主义的重大胜利”。就连一贯主张和平谈判的巴拉克也坚持认为，哈马斯是一个“恐怖组织”。其实，哈马斯在几年前就已宣布接受阿盟于 2002 年通过的《贝鲁特宣言》，接受在 1967 年战争以前的边界内建立巴勒斯坦国。从长远来看，法塔赫与哈马斯的和解更有利于巴方形成统一的立场，从而进一步增强和谈的有效性，有利于推动巴以和平进程。希伯来大学教授毛兹认为：“以方与法塔赫领导的巴勒斯坦当局之间的和谈一次次走进死胡同，原因之一就是法塔赫不能代表整个巴勒斯坦，以色列只与半个巴勒斯坦谈判注定没有结果。既然哈马斯同意与法塔赫联手，那么接下来就有与整个巴勒斯坦达成协议的可能性。虽然过程会十分艰难，但其中存在很多机会。”实际上，《贝鲁特宣言》与联合国安理会有关解决中东问题的决议，特别是与 242 号决议的原则精神是一致的，并且得到国际社会包括中国、欧盟、俄罗斯、美国等国家的普遍支持。以色列如能改变强硬立场也只是“顺势而为”，不仅可以改善自身形象，还可获取更多的和平红利。

然而，目前以色列政府仍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不仅拒绝接受奥巴马提出的允许巴勒斯坦 1967 年的边界线内建国的解决方案，反对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反对法塔赫与哈马斯和解，而且决定继续扩大犹太定居点建设，以期加强东部“安全纵深”。2011 年 2 月 14 日，耶路撒冷市议会批准在东耶路撒冷扩建犹太人定居点。同年 3 月 13 日，以色列又宣布批准在约旦河西岸四个规模较大的犹太人定居点新建约 500 套住宅，并进一步强调，在未来任何可能与巴方达成的和平协议中，新建住宅所在区域都将是以色列的领土。以方再度兴建定居点，无异于为和谈设置更多障碍，遭到国际社会乃至欧美国家的谴责，也遭到国内和平势力的反对。作为中东和平进程的最初构建者之一的佩雷斯也发表讲话，表示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并重启和谈。佩雷斯认为 1993 年签署的《奥斯陆协议》一直是巴以和平进程的基础，巴民族权力机构的成立、巴以和谈的开启以及两国方案的最终共识均基于这一协议。虽然巴以和谈多次经历破裂 重启

《以色列遭遇乱局围城》，http://news.xinhuanet.com/herald/2011-06/03/c_13909135.htm.

再破裂的波折，耶路撒冷地位、巴以边界划分、难民回归、犹太人定居点等问题成为巴以和平之路上迄今难以逾越的障碍，但双方在这些问题上的立场、分歧已经缩小，剩下的问题可以通过巧妙的安排来解决。巴以冲突能够解决，而且必须解决。前进党主席齐皮·利夫尼在同美国《大西洋报》主编的谈话中也指责内塔尼亚胡试图将以色列变成“犹太隔都”，并十分担忧以色列在世界的声誉被损害，这其中也包括美国犹太人。利夫尼表示：“希望奥巴马向内塔尼亚胡施压，迫使以色列政府接受建立两个国家的方案以解决中东危机”，“奥巴马推一推比比，比比就会向前迈一步。”

四、结语

综上所述，在“岛民文化”影响下，以色列政府顽固坚持强硬立场，使以色列一次次错失与阿拉伯人和解的机会，且无论是在中东地区还是在国际社会都陷入孤立境地。“岛民文化”产生于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而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旋律。从长远发展趋势来看，犹太人在生存环境日益改善的情况下，“岛民心态”不会继续强化，反而会呈现逐渐淡化趋势。当然，两千年来“岛民文化”对犹太人的影响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彻底消除的。一有风吹草动，“岛民心态”还会重新被唤醒、激发，从而加剧阿以冲突，导致中东和平进程的长期性、曲折性和复杂性。

尽管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海外犹太人的生存环境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色列犹太人更是成为以色列国家的主体民族。但是，犹太人并没有正视“岛民心态”和“岛民文化”的负面作用、尚未认真进行反思。上千年的“民族灾难记忆”像一座大山、像一个十字架压在犹太民族的心理上，使他们无法摆脱“岛民心态”和“岛民文化”的羁绊，这不能不说是遗憾。持续半个多世纪的巴以冲突证明：暴力不能解决巴勒斯坦问题，暴力只能播种仇恨，使眼泪和鲜血继续流淌。试想，一个民族几代人被迫生活在难民营里，从生到死都看不到未来和希望，那么产生绝望情绪、甚至不惜以死相拼也在情理之中。如果

《以色列总统：支持巴勒斯坦建国 应重启和谈》，
http://news.xinhuanet.com/video/2011-08/20/c_121886755.htm.

“Tzipi Livni Praises Obama for Pressuring Netanyahu, Suggests U.S. Should Keep Up the Heat”，
<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1/08/tzipi-livni-praises-obama-for-pressuring-netanyahu-suggests-us-should-keep-up-the-heat/243098/>.

以色列不能与巴勒斯坦和平共处，就不能融入中东社会，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安全问题。以色列虽然取得了一次又一次军事上的胜利，但是并没有赢得真正的安全与和平，仍然生活在焦虑与惊恐之中。因此，承认巴勒斯坦人的合法权益、解决巴勒斯坦被占领土问题、难民问题以及耶路撒冷的最终地位问题等，是化解阿以矛盾的唯一出路。

我们期盼着犹太人走出“灾难记忆”的阴影、恢复理性的自我，摆脱“岛民心态”的羁绊，以犹太民族数千年积累的智慧去化解人世间的恩怨，赢得和平、光荣与梦想，使“迦南之地”不再硝烟弥漫而真正成为“流着奶和蜜的地方”。

Perspective on Conflict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An Approach of “Jewish Insular Culture”

FENG Jihua

Abstract: The insular psychology and insular culture stemmed from the sufferings of the Jewish people in the Diaspora for about two thousand of years have affected the Jew's perspective on security and existence for a long time, and made the Israeli government too sensitive and bigoted to issues of conflict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Israel fell in isolation in the Middle East and international arena by its hard-line position, and lost opportunities for peace again and again. The insular psychology and insular culture defined the Middle East peace process as a complexity, twisted and long-time way.

Key word: Insular Psychology; Insular Culture; Perspective on Security; Conflict between Israel and Palestine

(责任编辑：杨 阳)